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孤本《谢幼槃文集》考述

邢云龙（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要 上海博物馆藏宋刊《谢幼槃文集》十卷，是北宋末临川名士谢邁的现存唯一诗文合集初刻本。绍兴壬申年（1152），此本与谢逸《溪堂集》二十卷同时由抚州州学钜梓。自宋以降，该书世所罕觐，辗转流传至东瀛后，迭经符谷掖斋、浅野长祚和向山黄村等名家度藏。19世纪80年代初，杨守敬出访日本觅得此书，携回中国并手书跋附于卷末，旋即又售予潘祖荫滂喜斋，此后归于孙伯渊之手并捐藏至上海博物馆。该本是谢邁文集刊印流播的诸版之祖本，极具版本文献价值，对于考察谢邁与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总集之局部递嬗以及《两宋名贤小集》成书性质等，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谢邁 江西诗派 《谢幼槃文集》《竹友集》 杨守敬

DOI: 10.13663/j.cnki.lj.2023.05.017

Study on the Sole Existing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Collected Works of Xie Youpan* Hel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Xing Yunl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10-volume Song-printed *Collected Works of Xie Youpan* held by Shanghai Museum is the sole existing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essays by Xie Ke who was a renowned Linchuan scholar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1152, this book was printed in Fuzhou along with Xie Yi's *Xitang Ji*. Since Song, this book had been scarcely known in Chinese context. It afterwards circulated to Japan and has been collected successively by some famous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early 1880s, this collection was brought back to China by Yang Shoujing after his travel to Japan; and he attached the inscription to the book and soon sold it to Pangxi Library owned by Pan Zuyin. This edition was donated by Sun Boyuan to Shanghai Museum. This collection, as the source edition of Xie Ke's printed works, has great documentary value. It is helpful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Xie Ke and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the gradual and partial change of *Jiangxi Poetical School* as well as the making of *The Works of Song Dignitaries*.

Keywords Xie Ke, Jiangxi Poetical School, *Collected Works of Xie Youpan*, *Zhuyou Ji*, Yang Shoujing

谢邁（1074—1116），字幼槃，号竹友，北宋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尝为漕司首荐，省闱报罢，后以琴弈诗酒自娱，素履丘樊，终老布衣。谢邁与堂兄谢逸（1068—1112，字无逸，号溪堂）俱以诗文著称，时号“二谢”，皆名列于吕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图》。作为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谢邁被誉为临川地区“项背相望”的“杰然拔出者”^①，刘克庄揄扬“然弟兄在政、宣间，科举之外，有岐路可

进身，韩子苍诸人或自鬻其技至贵显。二谢乃老死布衣，其高节亦不可及”^②。宋刻本《谢幼槃文集》今藏于上海博物馆，镌刻精良，满卷纸墨朗润；钤印累累，可谓流传有绪。张元济曾将此本辑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二），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一直以来，学界仅据《续古逸丛书》本进行了一些探讨^③，而未关注原书在东亚的“东传”“回流”和民国以来

①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介绍了谢邁诗歌的隐逸情趣；黄丽群《谢邁及其〈竹友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考察了谢邁生平家世、诗文创作风格和思想；上官涛《〈溪堂集〉〈竹友集〉校勘》（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校勘了谢邁作品等。

的利用、流转情况,也未深入发掘该书的版本文献价值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略作补考,并祈方家教正。

1 谢邁《谢幼槃文集》及其版本源流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本《谢幼槃文集》十卷,框高19.1厘米,宽13.1厘米,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字至八字不等。版心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刻卷次、叶码,下端镌刻工名:高智平、曾立、刘成、吴世、弓受、蔡侃、伍兴和高智广等,皆为南宋初期江西地区良工。卷内“玄”“敬”“惊”“警”“殷”“弘”“匡”“贞”“树”等字,皆缺笔避讳,遇高宗“构”字则题“御名”,不避孝宗“慎”(忝)字。从版式行款风格、刻工情况及避讳现象来看,此本为宋高宗时期刻本。该本共钤印16方,目录首叶钤“潘祖荫/藏书记”(朱长)、“宝宋/阁/珍赏”(朱方)、“钱长祚/珍赏印”(朱长),卷一首叶钤“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长),卷二末叶钤“漱芳阁”(白长),卷三首叶钤“宝宋/阁/珍赏”(朱方)、“漱芳/阁/清赏”(朱方),卷六末叶钤“杨星吾/日本访/书之记”(朱方)、“漱芳阁/鉴藏印”(朱长),卷七首叶钤“向黄村/珍藏印”(白长)、“梅堂藏书”(朱长),卷十末叶钤“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长)、“宝宋/阁/珍赏”(朱方)、“浅野/氏章”(朱方)、“子孙/世昌”(白方),清晰地记录了藏书家及其递藏信息。

书首有吕本中书(序)、苗昌言谨题(跋)及刊校者五人(右从事郎军事推官宋砥、右文林郎军事判官陆旻、左迪功郎差充州学教授苗昌言、右中散大夫通判军州主管学事严仲远、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赵士鹏)官衔署名五行。卷前有“谢幼槃文集目录”,卷一至卷四为古诗,卷五至卷七为律诗,共272首;卷八至卷十为赋、论、序、记、赞、颂和铭等,共25篇。各卷首第一行题“谢幼槃文集卷第几”,正文有朱笔句读。书后附杨守敬手书跋,文末钤印“杨印/

守敬”(白方)。

谢邁卒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其著述虽早已结集汇成,但一直未获付梓,幸由其子谢敏行(字长讷)哀辑保存。直至南宋绍兴辛未(1151),适逢赵士鹏知抚州军州主管学事政务,“慨然思以儒雅饰吏事”,决定授梓时贤文集“以称邦人之美意”。苗昌言跋详述刊行始末,迳录如下:

兄弟以诗鸣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学士欲刊之,以贻永久。积数十年而未能也。粤绍兴辛未,赵公朝议来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饰吏事,命勒其书于学宫,以称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铅槧董兹职。于是搜访阙遗,以相参订。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学正易庵,又得幼槃善本于其子敏行。藏知溪堂出处甚详;敏行逮事其父,诗律有典刑,其编次是正,可无恨矣。刀笔方兴,士大夫翕然称赞。工未讫功,而四方愿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当时,欲见书者惟恐后也。闻之乡老,无逸之交游无非天下名士。其后幼槃声闻寔广,与之并驱而争先。既没之后,为之传序,为之哀词、祭文者甚众。今未暇博询而编录也,特取舍人吕公之所书,摹其真迹于后,庶几因吕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实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谨题^①。

从跋文可知,“二谢”文集于绍兴壬申年(1152)一并由抚州州学梓刻。这是“二谢”文集的最早刻本,深获士大夫们翕然称赞,慕名而求者为数甚众,名重当时可见一斑。谢逸《溪堂集》二十卷已亡佚不存,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谢邁《谢幼槃文集》十卷,乃天壤间孤本珍帙。吕本中卒于绍兴乙丑年(1145),书首之序显然是借其生前之言,由苗昌言“摹其真迹”。吕序云“无逸诗似康乐,幼槃诗似玄晖,此平昔之论也。绍兴三年秋,自岭外北还,过临川,去幼槃之没十八年矣。始尽得幼槃书于其子长讷,伏读累日,益知前语之不谬”,可见吕本中绍兴三年(1133,吕序应作于此年)在临川品读过谢邁的诗文稿。吕序又

① 本文所引《谢幼槃文集》,是据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绍兴二十二年抚州州学刻本。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言及“虽然，幼槃与其兄无逸修身厉行，在崇宁、大观间，不为世俗豪发汙染，固后进之师也。其文字之好，盖余事尔。后之学者，尊其行并学其文可也；学其文不究其行，则非二子立言之本志”，内容是总“二谢”而言，佐证了苗昌言所说二人“有文集合三十卷”“积数十年而未能”刊行问世。

关于谢邁文集的著录及流传情况，检视有宋以来官私书目，最早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以下简称《解題》）卷十七：“《竹友集》十卷，临川谢邁幼槃撰。逸从弟也。吕居仁题其后曰：‘逸诗似康乐，邁诗似玄晖。’”^{[3]515}卷二十又载：“《竹友集》七卷，谢邁幼槃撰。逸之弟。”^{[3]597}尤袤《遂初堂书目》载录“《谢幼槃集》”^[4]。流播所及，如胡仔提及“比见临川《谢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谢邁之字，无逸之弟也”^[5]，赵蕃《读谢幼槃集》（二首）表达了对谢邁的赞赏^[6]，可证二人皆寓目过谢邁文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著录谢邁文集，但似是因循陈振孙之说；《宋史·艺文志》则记载“《谢邁集》十卷”^[7]。揆诸以上可知，谢邁文集在宋元时颇有流传，而之所以有“七卷本”和“十卷本”之分，或如清人朱彝尊所言“《书录解題》两载《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盖七卷者诗，而十卷者合文言之”^[8]。

明清以降，谢肇淞万历己酉年（1609）从内府借出谢邁文集^①，手抄并题识：

幼槃诗文不传于世。此本从内府借出。时方冱寒，京师傭书甚贵，需铨旅邸，资用不贍，乃自为抄写。每清霜呵冻，十指如槌，几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诧一段奇事也。万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晋安谢肇淞题^[9]。

日本静嘉堂文库今藏一部《谢幼槃文集》抄本^[10]，书前的苗昌言跋及刊校者官衍

署名后，多出一行“淳熙二年十二月阳夏赵煜重修”，这说明《谢幼槃文集》在淳熙二年（1175）由赵煜重修刊刻。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谢幼槃文集》一部二册，阙。”^[11]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载：“《谢幼槃文集》二册全，宋钦宗朝谢邁著，凡十卷。”^[12]联系谢肇淞题识“此本从内府借出”，内府藏本实际指的正是淳熙重修本《谢幼槃文集》，此本在明代仍著录于册留存。谢肇淞据淳熙重修本转抄并题识，谢抄本“藏之于家”，此后续增其子谢皋甲子（1684）嘉平月跋并东山后学黄晋良、林佶等跋。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著录“《竹友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提要云：“邁字幼槃，临川人。《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題》载邁《竹友集》俱作十卷。而世所行本，止四卷，又有诗无文，盖流传仅存，已多阙佚。”^{[13]1399}《四库全书荟要》载录“《竹友集》十卷，宋谢邁撰……此本卷数相同，盖即其所见之本也”，业已纠正文澜阁提要著录“与全书不相符合的四卷本”错误^[14]。傅增湘（1872–1949）曾收藏一部旧写本《谢幼槃文集》，该本钤有“古香楼”汪氏藏书印记^[15]，此本源自于谢肇淞手抄本，应是四库馆臣所录之本。自《解題》称“《谢幼槃文集》”为“《竹友集》”之后^②，又经《总目》沿用并扩其影响，诸家书目均多载录为《竹友集》。

笔者还查阅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12种清抄本《谢幼槃文集》^③，诸本所载苗昌言跋后皆有一行“淳熙二年十二月阳夏赵煜重修”或卷末附录“谢肇淞题（跋）”。管见所及，海内外保存的其他抄本、丛书本《谢幼槃文集》（《竹友集》）也均如此。综上，谢肇淞感慨“幼槃诗文不传于世”，辗转从内府借出淳熙重修本《谢幼槃文集》，历经近二十日

① 叶向高在《小草斋集》序》（《苍霞余草》卷六）记录谢肇淞彼时抄书之勤：“余在纶扉，公方郎水部，日从余借秘书抄录，录竟即读，读竟复借。不浹岁而几尽吾木天之储。昔人所谓书淫，公殆似之。”

② 题名不同，或因谢邁有“竹友（居士）”之号，谢邁作有一首五言长古《竹友轩》（《谢幼槃文集》卷三）、一篇《竹友轩铭（并序）》（《谢幼槃文集》卷九），述其“竹友”之来历。

③ 笔者寓目的国家图书馆藏6种清抄本《谢幼槃文集》，“善本书号”分别为：08465、13194、03706、17129、A00565、00362；上海图书馆藏6种清抄本《谢幼槃文集》，“索书号”分别为：778426、线善353530-31、线善T27893-94、线善823838、线善T05312、线善792412。

“自为抄写”竣帙，而后诸家又据此抄本递相摹写，谢薖著述才得以广泛流播。现存清抄本《谢幼槃文集》皆转抄自谢肇淛手抄本。宋槧《谢幼槃文集》有初刻和重修的印次差异，现今所存的明清抄本《谢幼槃文集》，均直接或间接出自淳熙重修本（已佚）；上海博物馆藏绍兴初刻本是谢薖著述流传过程中的诸版之祖本，保存着完好的全帙面貌，该本于元、明、清前中期在中土未见明确著录和引用，其罕觐性不言而喻，洵足珍贵。

2 宋刻《谢幼槃文集》“东传”与“回流”

宋刻本《谢幼槃文集》藏章迭鈐，19世纪80年代初，杨守敬出访日本觅获此书，携归中国并手书跋附于卷末。杨守敬跋述收藏原

委，摘录如下：

此宋槧谢薖《竹友集》十卷，镌刻精良，纸墨朗润，宋槧之绝佳者……然则此本为天壤间孤本已数百年，无论今日也。初为日本向山黄村所藏，余谓宜重刊以广其传，因借得用西法影抚之。未几，余将归。黄村好余之刀币、古泉数十事，乃议以此原本交易之……今人名不出里闾，身前刻集，卷端题词连篇累牍，转瞬化为烟云。读此《集》，知古人笃实，所以传世愈远也。余归后，得金山钱氏小万卷楼所刊谢本，其误脱不下数百事，良由谢氏以寒夜急录，不能精审；加以展转传讹，故不可读。乃别为《札记》，入《续群书拾补》中。光绪甲申十一月二日，宜都杨守敬记于鄂城通志局客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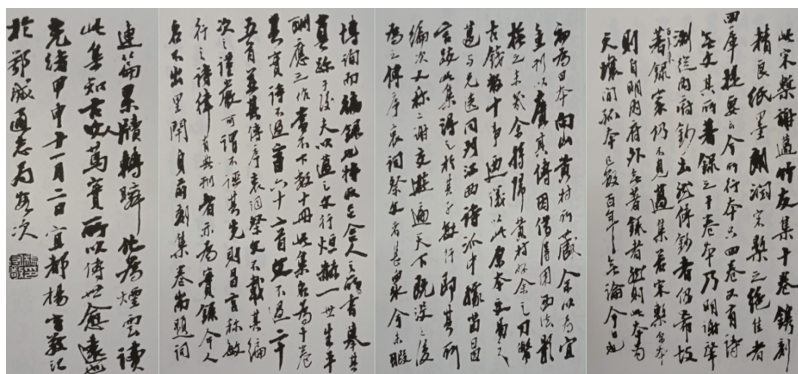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博物馆藏宋刻《谢幼槃文集》卷末附杨守敬手书跋

据落款可知，此跋是杨守敬光绪甲申（1884）十一月二日在鄂城通志局所作。杨守敬（1839—1915），字鹏云，号惺吾、星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光绪庚辰（1880）四月，杨守敬应驻日钦使何如璋盛邀东渡；甲申（1884）四月期满后，得家信“言母病”催其速归，同年五月抵返上海。杨守敬访日期间正值“鹿鸣馆时代”，全盘西化风潮呈沛然莫御之势，梯航而来的“洋学”逐步取代“汉学”在日本的尊崇地位，“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

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16]28}，杨守敬趁此悉力访购流散在东瀛的汉籍。杨跋提及先是“因借得用西法影抚之”^①，后由于向山黄村爱好其刀币、古泉，向山氏遂用“宋槧谢薖《竹友集》”与之进行了交易。向山黄村（1826—1897），本姓一色氏，向山诚斋斋子，名荣，号黄村，通称荣五郎，室名“宝宋阁”“景苏轩”等，曾以公使身份驻法国，明治维新后戮力于藩校教育，主管静冈学问所，又以精通古书善本鉴定而蜚声学界。宋刻《谢幼槃文集》钐有“向黄村/珍藏印”“宝宋/阁/

①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种《谢幼槃文集》抄本（存卷一、卷二），书前贴有杨守敬七十岁小像，并记“《竹友集》卷一、二，宋版影抄，墨付三十六枚”字样，钐有“飞青/阁藏/书印”（白方）、“杨印/守敬”（白方）等印，此本或即杨守敬“用西法影抚”。

珍赏”，可证此本旧为向山黄村插架之物。

杨守敬起先在东瀛访书备历艰阻，喟叹“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通过结识谙晓汉籍的学者，“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抄本，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17]¹⁸，依循“海东群籍、汇总于斯”《经籍访古志》的指引^[18]，最终“按目”觅购了数万卷汉籍^①。杨守敬回国之后，将其访书经历董理辑为《日本访书志》，上引跋文虽收入是书卷十四^[16]³²⁸⁻³²⁹，但已删削落款日期，并且增殖了一段文字（见划线处）。夷考可知，杨守敬有感于谢肇淞“寒夜急录”抄写而“不能精审”，“展转传讹”以致误脱甚夥，于是据宋本校勘“乃别为《札记》”，以期收入《续群书拾补》之中^②。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经籍访古志》著录“《谢幼槃文集》十卷（宋槧本，求古楼藏）”，提要曰：

卷首有吕本中行书序及绍兴壬申苗昌言题词、赵士鹏等官衔五名。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界长六寸五分，幅四寸五分。《居易录》载……又《曝书亭集·竹友集跋》：……狩谷望之手跋云：余初得此本，观之字软刻粗，颇不类宋槧，以为是明初覆刻耳。今读此跋知万历之时已不传于世，唯内府存之。若有明初刻本，不当如此绝少。盖宋刻亦有精粗，不可一概论也。文化十一年（1814）季夏极斋狩谷望之识^[19]。

由此可看出，宋槧《谢幼槃文集》曾为狩谷望之求古楼所秘庋，起初他对该书是宋版持怀疑态度，又据《居易录》《曝书亭集》等文献而涣释疑窦。狩谷望之（1775-1835），本姓高桥，25岁时过继给亲戚狩谷保古，改姓狩谷，字卿云，号极斋，又号六汉道人，通称三右卫门，藏书处名“求古楼”^③。狩谷氏擅名考证，深谙目录版本之学，杨守敬盛赞“敬于贵邦最

服膺狩谷氏，以为第一流”^[20]；拥书极丰，“此下则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楼为最富，虽其枫山官库、昌平官学所储亦不及也”^[16]²⁸，其藏书概况可参后人编纂的《求古楼书目》（静嘉堂文库藏）。狩谷氏不仅与友人举办“求古楼展览”鉴书活动，今有《求古楼展览书目》存世（西尾市岩濑文库藏），其中第一回出陈展览七部善本，包括宋刻本《谢幼槃文集》，还悉心影写保存（斯道文库藏）。《经籍访古志》也正是在狩谷氏“辨钞刻之源委流别”及其展览活动基础之上，后由涩江全善（1804-1858）、森立之（1807-1885）等人汇辑整理而成。

根据宋刻本《谢幼槃文集》钤有“钱长祚/珍赏印”“漱芳阁”“漱芳/阁/清赏”“漱芳阁/鉴藏印”“梅堂藏书”“浅野/氏章”“子孙/世昌”等印，可知该本也曾为浅野长祚所庋藏。浅野长祚（1816-1880），字胤卿，号池香、蒋潭颉侣、五万卷堂主人、梅堂，又取姓氏“钱”，室名“漱芳阁”，履任京都町、浦贺町奉行等职，是幕末著名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著有《寒槩璅缀》《漱芳阁书画记》等。《漱芳阁书画记·宋元板之部》著录“宋槧《竹友集》十卷”：

按《四库全书提要》及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又曹庭栋所选《宋百家诗存》收《竹友集》，并从谢在杭抄本，其内府原本有“淳熙二年十二月阳夏赵煜重修”十三字，而此本无重修字。然则此本淳熙前所刻原稿，而狩谷望之所谓“字软刻粗，颇不类宋槧”者，谈何容易，此刻既美但纸质薄劣耳。至如吕本中行书序，笔势飞动，与真迹无殊……新见正路尝令善誊者影抄，才抄二卷，余继抄全书，欲刻次藏家未果也^[21]。

浅野长祚比照诸家书目记载，不仅敏锐地揭橥“宋槧《竹友集》十卷”是“淳熙前所刻原稿”（绍兴初刻本），而且也不赞同狩谷望之

① 这批汉籍钤有“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长）、“杨星吾/日本访/书之记”（朱方）、“星吾东瀛/访古记”（朱长）、“杨星吾/东瀛所/得秘笈”（朱方）等印。

② 此《札记》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名为《谢幼槃集斟记稿》（一卷），内附黄侃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皆有著录，2020年又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编号为：12758。《续群书拾补》是杨守敬效仿卢文绍《群书拾补》辑录自己的读书札记，关于这部书的记录仅见于此。谢成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七册）收录了由郝志群、周晓柏合作整理的《续群书拾补》，内容包括杨守敬的十二种校勘札记，可惜并未将《谢幼槃集斟记稿》纳入。

③ 关于狩谷极斋的详细信息，参看《书志学》第四卷第六号“狩谷极斋号”，1935年6月。

所言“字软刻粗”等见解。浅野氏又赅续新见正路(1791-1848)“令善耆者影抄”,惜其影抄本未能“刻次”,该本现已不知流落何处^①。

另外,据目录首叶钤印“潘祖荫/藏书记”,知其又为潘祖荫所弃藏。事实上,黎庶昌和杨守敬使日期间合作辑印《古逸丛书》,流传至国内后,皆讶异日本刻工雕镂技艺。《穀梁传》传至苏州,潘祖荫和李梅生见后“惊叹欲绝,谓宋以来所未有,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也”^{[17][18]}。黎庶昌此前也函询潘祖荫刻书作跋,可见潘氏早悉黎、杨二人在日访刻古书之事。杨守敬于光绪甲申(1884)五月舶抵上海后,应李梅生之邀而赶赴苏州,后又至顾子山家,逗留多日并遍览二人家藏。那么杨守敬在苏州是否与潘祖荫晤面,以及何时将宋刻《谢幼槃文集》售出?查验上引杨守敬手书跋的落款日期,可知斯时还未交易。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少棠、郑盦,藏书室名“滂喜斋”,江苏吴县人。其藏书目录《滂喜斋藏书记》卷一著录“北宋刻《广韵》五卷”云^②:“黎星使庶昌奉使日本,宜都杨星吾广文随轺东渡,访得宋元槧甚多,携归售之。此本及南宋刻《谢幼槃集》皆归滂喜斋。”^{[22][17]}卷三又载:

宋刻《竹友集》十卷,一函三册。宋谢道撰,其兄逸字无逸……杨星吾得之日本人向山黄村,前有“钱长祚珍赏印”。按此集刻本久佚,《四库》著录者,明谢肇淛从文渊阁传钞。常熟瞿氏亦有钞本,校刊姓氏之后有一行云“淳熙二年十二月阳夏赵煌(煜)重修”。则世间所有钞本皆自重修本出。此本未经修改,楮墨精良,宋槧上乘也^{[22][18]}。

以上虽记录了滂喜斋所藏“宋刻《竹友集》”是购于杨守敬,并且称赞该本“未经修改,楮墨精良,宋槧上乘也”,但并未交代购藏的具体细节信息。有趣的是,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为此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光绪甲申十月)初七日,得翼甫书,知

星吾不允送书来,而欲仆前往……仅择《广韵》《论疏》《竹友集》等四五种,并定一价可售。(十一月)十六日得翼甫书,并寄到北宋槧《广韵》、南宋刻《竹友集》各一部,价名世之数,论直几半年,信函往还数十次……今考是《集》十卷,则谢逸《溪堂集》当有二十卷,不知天壤间尚有其书,以成完璧否^[23]。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鞠裳,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光绪癸未(1883),叶昌炽执弟子礼于潘祖荫滂喜斋,“尽窥帐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24]。叶氏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及“得翼甫书”,翼甫即查燕绪(1843-1917),号樾亭、诒美,喜藏书。二人过从甚密,叶昌炽此前正是通过查氏函信“(八月十九日)知杨惺吾自东瀛携归宋元槧不少”,于是全权联络并代潘祖荫购书。其间“信函往还数十次”,十一月十六日,叶氏终于收到宋刻本《谢幼槃文集》等。此书入藏滂喜斋的曲折过程表明,彼时潘祖荫购藏古籍、整理藏书及撰写书目,实际主要由叶昌炽代为管理和编纂。

寻绎现存诸藏家题识和相关书目著录情况,并结合该书所钤诸印,其“东传”“回流”的已知递藏脉络:先是狩谷望之求古楼庋存,其次为浅野长祚漱芳阁收藏,复归于向山黄村宝宋阁,再由杨守敬和向山氏交易而得并携归中国;旋即又通过查燕绪作为“中介”,叶昌炽接洽代购并入藏于潘祖荫滂喜斋。

3 宋刻《谢幼槃文集》的研究价值

宋刻本《谢幼槃文集》“回流”中土,可谓又结“一重翰墨缘”。一方面,潘祖荫夫妇相继歿后,其藏书主要由胞弟潘祖年(1870-1925)“谨守护持”,再次延请叶昌炽并将《滂喜斋读书记》(二卷)增衍为《滂喜斋藏书记》(三卷)。而《滂喜斋宋元本书目》(收录120余部珍本)意外流入市场,俾使士林尽知滂喜斋藏书之精善。另一方面,1919年始,张

① 据195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可知该馆藏有一部日本影晒宋本《谢幼槃文集》,线装1册,共110叶,典藏号“LSB/116”。此本应是李盛铎出使日本期间访得,因笔者未及目验,故不知是否即浅野长祚影抄本。

② “北宋刻《广韵》五卷”实为南宋宁宗时期监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754011-15。

元济（1867—1959）踵继黎、杨未竟之功，网罗搜觅善本，拟以丛书形式影印刊行《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等。1929年，张元济亲赴苏州潘家访书，引潘承厚（1904—1943）、潘景郑（1907—2004）昆仲为忘年之交，商洽借用宋元佳槧，“洎后邮筒往返，商榷出选之事”^[25]。1931年11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提及将影印“宋刻《竹友集》”^[26]；1934年1月26日，张元济函复潘承厚：“承假宋刻《张乖崖集》、宋刻《竹友集》……均经点收，必当郑重保存，迅速摄照，藉期不负盛意。”^[27]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宋刻《谢幼槃文集》，辑入《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二）。1937年，傅增湘利用“《续古逸丛书》本”校勘所藏旧抄本《谢幼槃文集》，并撰写《校谢幼槃集跋》长文^[28]。

20世纪上半叶以来，滂喜斋藏书由于种种原因陆续散出^[29]，宋刻本《谢幼槃文集》辗转归于孙伯渊之手^①。1980年，孙氏将包括《谢幼槃文集》在内的23件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皆著录此宋刻本。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编号为01124^[30]；2016年，又收入中国书店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四编》。民国以来，无不视若拱璧，足见其极高的文物与文献价值。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可董考相关诗作之归属

作为考察谢邁著述及其交游的最可靠文本，亦可补《全宋诗》相关之疏失。天水旧槧，稀如星凤，尤为世人宝爱，而初刻本往往最接近原稿的本来面貌。宋刻本《谢幼槃文集》的底本是由谢邁其子谢敏行提供，并且“敏行逮事其父，诗律有典刑，其编次是正，可无恨矣”，因而更具“幼槃善本”之属性。宋刻《谢幼槃文集》卷一有《三益斋》，

又见《全宋诗》卷一三〇四谢逸诗，题为“三益斋诗”，宋刻谢逸《溪堂集》早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溪堂集》十卷，是诗载《溪堂集》卷二；卷三《竹友轩》一诗，又见《全宋诗》卷一九六六陈棣诗，题为“题竹友轩”，而陈棣诗亦是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蒙隐集》二卷，是诗载《蒙隐集》卷一；卷五有《采金樱子》，又见《全宋诗》卷三七五三姚西岩诗，题为“金樱子”，编者据《全芳备祖》后集卷三一收录；卷六有《次韵季智伯寄茶报酒三解》（其一），又见《全宋诗》卷三七六四谢安国诗，题为“次韵智伯寄茶报酒三斗”，编者据影印《诗渊》册一页一五二收录。以上四首诗当为谢邁诗，应予以釐清。

《全宋诗》补遗谢邁诗5首^[31]。其中，《洗墨池》云“张芝学书池水黑，章草如芝古无敌。右军睥睨难抗衡，恨不临池作书癖”，编者据《永乐大典》卷一〇九五〇引《临川志》补入，该四句最早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署为谢逸诗；《春闺》云“曲栏干外柳垂垂，罗幕风轻燕子飞。独倚危楼思往事，落红撩乱点春衣”，编者据清顾贞观《积书岩宋诗删》卷二四补入，该诗最早载《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署为谢逸诗，又见《溪堂集》卷五《春词》（其三）。其余三首补遗诗亦未载《谢幼槃文集》，存疑。

《全宋诗》卷一二八六至一二八七收饶节诗二卷，而卷一二八三又收署名“饶次守”《和洪朋》云：“当时为举首，满意望龙飞。而今已报罢，且归。”小传曰：“饶次守，事迹不详。与洪朋有唱和。事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九。”^[32]查考可知，“饶次守”即饶节（1065—1129），字德操，一字次守，临川人。尝为宰相曾布门客，因论新法不合而散，后祝发为僧，法名如璧，自号倚松老人。事见《墨庄漫录》《王直方诗话》《紫微诗话》等。饶节与

① 孙伯渊（1898—1984），出生于装裱篆刻之家，其父孙念桥曾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开设“集宝斋”店铺。孙伯渊十三岁时丧父，于是辍学并继承家业，从事刻石拓碑，在金石书画、古籍碑帖鉴定方面积累丰富经验，攒积藏品甚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孙伯渊遂将所藏文物转移至上海，在嵩山路赁屋而居，斋名“石湖草堂”（与吴湖帆“梅景书屋”、冯超然“嵩山草堂”邻接），顾麟士、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等名流皆与之过从甚密。建国后，孙伯渊将所藏绝大部分文物无偿捐出，曾被聘为“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委员，还为国内文物单位鉴定大批书画文物。

② 1980年10月29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举行“孙伯渊、戚叔玉、沈云鹏、项隆周、沈受真捐献文物授奖会”，参看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

谢邁同为江西诗派成员,二人亦有交往,《谢幼槃文集》卷四存有《寄饶次守》一诗,可资佐证。《全宋诗》编者失察,误置“饶节”“饶次守”为两人,故应将该诗归并于饶节名下。

3.2 可窥见《江西诗派》总集之局部流传

如前所述,“《竹友集》七卷”指的是谢邁诗集,业已刊入《江西诗派》总集之中。杨万里作《江西宗派诗序》云:“秘阁修撰给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厌直而帅江西……于是以谢幼槃之孙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汇而刻之于学官,将以兴废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动骚人国风之盛。”^[33]文末署“淳熙甲辰十月三日”。《答卢谊伯书》亦称“程帅来觅《江西宗派》诗序,盖渠尽得派中二十六家全集刻之豫章学官”^[33]。陆九渊《与程帅》云:“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异时所欲寻绎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应接不暇,名章杰句,焜耀心目。”^[34]据此可知,《江西诗派》总集最早由程叔达(字元诚)帅江西时于淳熙甲辰(1184)前后刊刻。《解题》卷十五载:“《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自黄山谷而下二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卷二十《诗集类下》:“林敏功《高隐集》七卷,林敏修《无思集》四卷,潘大临《柯山集》二卷,谢逸《溪堂集》五卷、《补遗》二卷,谢邁《竹友集》七卷……凡二十一种,九十二卷。”《陈留集》后注:“以上至林子仁(敏功)皆入《诗派》。”《山谷集》下又注:“江西所刻诗派,即豫章前后集中诗也。别集者,庆元中莆田黄汝嘉增刻。”^[3449-592]以上著录的人次及卷数与杨万里所说颇有差异,盖因总集后由黄汝嘉重(增)刻。此外,刘克庄还曾编刊江西诗派各家选集,其中即包括“二谢”。

《总目》著录《倚松老人集》提要云:“今所传本与谢邁、韩驹二集行款相同,卷首标目下俱别题‘江西诗派’四字,与他诗集不同。或即宋人所编《江西诗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内之三种,旧本残缺,后人析出单行欤。”^{[13][133]}笔者遍查公私馆藏文献,上海图书馆藏宋刊残本《倚松老人文集》一卷(索书号 830232),卷末署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刊”一行。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残本《东莱先生诗集》三卷(第十八至二十卷)、《外集》三卷(馆藏书号 05240),《诗集》卷前的《东莱诗集序》第一行下题有“增刊”二字,各卷首第一行书名下题“江西诗派”四字;而《外集》卷前有目录四叶,末署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增刊”一行,目录及各卷首第一行书名下亦题“江西诗派”四字。由兹可见,《江西诗派》总集于庆元己未(1199)由黄汝嘉重(增)刊。

可惜《江西诗派》总集初刻本、重(增)刻本几乎散佚殆尽^①,刘克庄所编选集也已亡佚。江西诗派文人宋刻别集多已散失,零星所存的仅是残本或明清时期的重编本。结合杨万里序可知,《江西诗派》总集初刻本所收录的《竹友集》七卷,依据的是谢邁之孙谢源(1124-1181,字资深)先前“所刻石本”,而该“石本”端赖谢家一脉相传的宋刻《谢幼槃文集》十卷为底本。综上,可窥见《江西诗派》总集之流传及局部递嬗情况。

3.3 可旁证《两宋名贤小集》之成书性质

旧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纂的《两宋名贤小集》,现有多种传本存世^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百八十卷是现存最全的一部清抄本,同时也是《四库全书》所据之底本。《两宋名贤小集》收录诗人小集二百五十多种^③,其成书情况屡有争议,主要存4种观点:(1)“怀疑

① 卞东波通过域外所藏的宋人于济、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辑得谢邁、林敏修各1首佚诗;又据日人所编《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辑得29首中国文献未见的江西诗派文人佚诗(无谢邁佚诗)。由于《江西诗派》总集早佚,因而辑得江西诗派文人的一些佚诗亦属正常,参看卞东波《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反观宋刻《谢幼槃文集》,全帙保存完好,弥足珍贵。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百八十卷(编号:故库 032660-032735)、重庆市图书馆藏三百六十六卷(索书号: C03/2: 2/2281)、福建省图书馆藏二百五十卷(索书号:丁 3.2/28)、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零八卷(索书号: 56-15065)等,皆是清抄本。诸版卷数、所收书目及排序方面均有差异,但编纂者统一署为“宋陈思辑(编)、元陈世隆补”。

③ 本文所引《两宋名贤小集》,是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百八十卷本。

说”：四库馆臣认为“是（朱）彝尊本有《宋人小集》四十余种，或旧稿零落，后人得其残本，更掇拾他集合为一帙，又因其稿本出彝尊，遂嫁名伪撰二《跋》欤”^[13]¹⁷⁰⁵。（2）“无定本说”：清人法式善指出“盖此书在宋时已称难得，后来辗转流传，皆藉缮录，未经付梓。好事者递为增损，遂无定本”^[35]。（3）“明清增益说”：许红霞考证得出，“三百八十卷本《两宋名贤小集》是经过明、清人的增益在清代编成的”^[36]。（4）“伪编说”：王媛通过考察“《两宋名贤小集》与几部明清总集之间存在明显的沿袭关系”^[37]，论证该集是清人托名伪编。

《两宋名贤小集》收录谢薖《竹友集》七卷，卷前有苗昌言跋、吕本中序，共收录谢薖诗272首。与宋刻本《谢幼槃文集》相较，苗跋和吕序位置颠倒，收录诗歌数量虽等同，但其编次严重混乱。二者所收篇目名称亦有一定差异，如宋刻《谢幼槃文集》卷一有《观文忠公墨迹》《汲同乐泉烹茶》《次槃字韵》，《两宋名贤小集》所收《竹友集》第一卷则题为《静寄斋观文忠公墨迹》《与诸友汲同乐泉烹黄槃新芽茶》《岁将除，因诵前贤槃字韵诗，慨然有感，次其韵，请彦光同赋，盖予与彦光皆年三十九矣》，而后者与现存清抄本《谢幼槃文集》对应的篇目名称相同。由此可推论，《两宋名贤小集》所收《竹友集》实则是清人抽选某部明清抄本《谢幼槃文集》“加工”而成，这也为探讨《两宋名贤小集》成书性质提供了一个“明清增益说”或“伪编说”的有效例证。

3.4 可补充学界相关之论述

前文已言，宋刻本《谢幼槃文集》计有近10名刻工，这批刻工又与宋代江西地区的其他刊本所录刻工交叉相同。例如，高智平、蔡侃、高智广又见抚州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蔡侃又见宋刊《五代史记》，高智平、刘成、弓受又见宋刻《豫章黄先生文集》，刘成又见赣州本《六臣注文选》，曾立又见宋刻《春秋传》和《资治通鉴纲目》，等等。抚州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存卷一至九），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785634-38），其版刻年代颇有存疑，黄丕烈（1763-1825）仅云该本为“宋槧”，《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著录为

“北宋刻残本”，潘景郑先记为“北宋槧本”^[38]，后又改称为“南宋初期刻本”^[39]。据版式行款风格及书中序、跋，或存异议，而结合刻工情况即可大致断定其年限。有宋一代，江西地区是继川、闽、浙之后兴起的又一刻书中心，抚州州学屡将乡贤著述付之梨枣，反映了地方人文气息渐涨以及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如此，临川地区造纸业亦较为繁盛，与刻书业相辅相成，李肇《唐国史补》标举“临川之滑薄”^[40]，谢薖次韵奉酬李成德诗云“净铺滑薄待君来，慎莫踟蹰畏今雨”，印证了唐宋以来临川滑薄纸的相沿不绝。

检视《谢幼槃文集》所收具体内容，该本是谢薖的诗、文合集本，并未收录词作。邓子勉在《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第一编第二章“全集本词集”中，误将谢逸、谢薖视为南宋词人^[41]，又据《两宋名贤小集》淆讹以为二人词集附载于“全集本”之内。北宋中后期以来虽然文士们逐渐提升词的功能、转变对词体的看法，但是就书籍刻印情况而言，词集直至南宋初期仍未被普遍刊入诗文集。北宋文人词集尽管也有附刻于其诗文集之中或之后，但实际刻梓时间多是在南宋中后期及以后。

需要指出的是，宋刻本《谢幼槃文集》作为域外“回流”汉籍，递经日本多位藏书名家、鉴赏家钤印皮存，这些藏印不仅具有表征身份之意，同时也为进一步追溯汉籍在日本的流传脉络和“生存时空”、增进对日本藏书家及其藏书情况的认识等而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探究“回流”汉籍版本及文本内容时，还应结合域外书目和域内其他版本，这对于爬梳其版本源流、考察其文献价值等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4 结语

由于古代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强大辐射影响力，大量汉籍源源不断地自西徂东流传，而清末时期因为诸般历史因缘、外交的时代波动与反复、人员互动和学术交流的刺激等，学人们追慕“逸书百篇今尚存”而开启的域外访书热潮，促使大量善本珍籍呈“回流”往返之状。上海博物馆藏宋刊孤本《谢幼槃文集》十卷，是北宋末临川名士谢薖的现存唯一

诗文合集初刻本,该本在东亚“书籍之路”的历史潮流中,迭经数名家度藏而留下了丰富且特定的文化印记。这部佳槧不仅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和研究意义,又因与晚近以来的三位人物紧密关联,极具汉籍“东传”“回流”研究之参照价值。于杨守敬而言,出使日本搜访佚存书籍,满载而归;身后所掀起的“东瀛访书热”,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值得称颂的一页。就张元济来看,终其一生致力于

古籍整理和影印出版事业,保存文萃而传播中华文化,其拳拳之心将“遗型昭垂”;宋刻本《谢幼槃文集》正是通过《续古逸丛书》而得以被学界初步了解和利用,化身千万而尤为士林激赏。对孙伯渊来说,惨淡经营其金石碑帖、书画古籍收藏,“孤岛时期”积极参与“文物保卫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将毕生所藏文物无私捐赠给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等,传承、保护中华文物,其贡献之大亦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 [1] 周必大;王容贵,白井顺.周必大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462-463.
- [2] 刘克庄,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4026.
- [3] 陈振孙,徐小蛮,顾美华.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尤袤.遂初堂书目[M].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 [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清乾隆五年刻本.
- [6] 赵蕃.章泉稿[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7] 脱脱.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8] 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影清康熙本.
- [9]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光绪八年十万卷楼藏本.
- [10] 河田隼,杜泽逊.静嘉堂秘籍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62.
- [11]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M]//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上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87.
- [12] 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M].清迟云楼钞本.
- [13]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4] 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409.
- [1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98.
- [16] 杨守敬,刘昌润.日本访书志[M]//杨守敬集:第八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7]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M]//杨守敬集:第一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 [18] 长泽规矩也.《经籍访古志》考[M]//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二卷.东京:汲古书院,1982.
- [19] 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M]//解题丛书.东京:国书刊行会,1916:110.
- [20] 陈洁.清客笔话[M]//杨守敬集:第十三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521.
- [21] 浅野长祚.漱芳阁书画记[M].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写本.
- [22] 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M]//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985-988.
- [24] 叶昌炽;王欣夫,徐鹏.藏书记事诗(附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90.
- [25] 潘景郑.寄沅剩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5:112.
- [26]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183.
- [27]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13.
- [28] 傅增湘.校谢幼槃集跋[J].国闻周报,1937(26):57-58.
- [29]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二)[M].上海:文史研究馆,1991:127-132.
- [30]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355.
- [3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2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5813.
- [3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2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4515.
- [33] 杨万里.诚斋集[M].《四部丛刊》影宋写本.
- [34]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M].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 [35]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05.
- [36] 许红霞.从三百八十卷《两宋名贤小集》看其汇集流传经过[C]//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3-404.
- [37] 王媛.陈世隆著作辨伪[J].文学遗产,2016(2):98-112.
- [38] 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593.
- [39] 潘景郑.影印《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宋本说明[M]//《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0] 李肇.唐国史补[M]//津逮秘书.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 [41] 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

邢云龙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域外汉籍与汉学。E-mail:1028512736@qq.com 江苏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21-12-09 修回日期:2022-02-22)